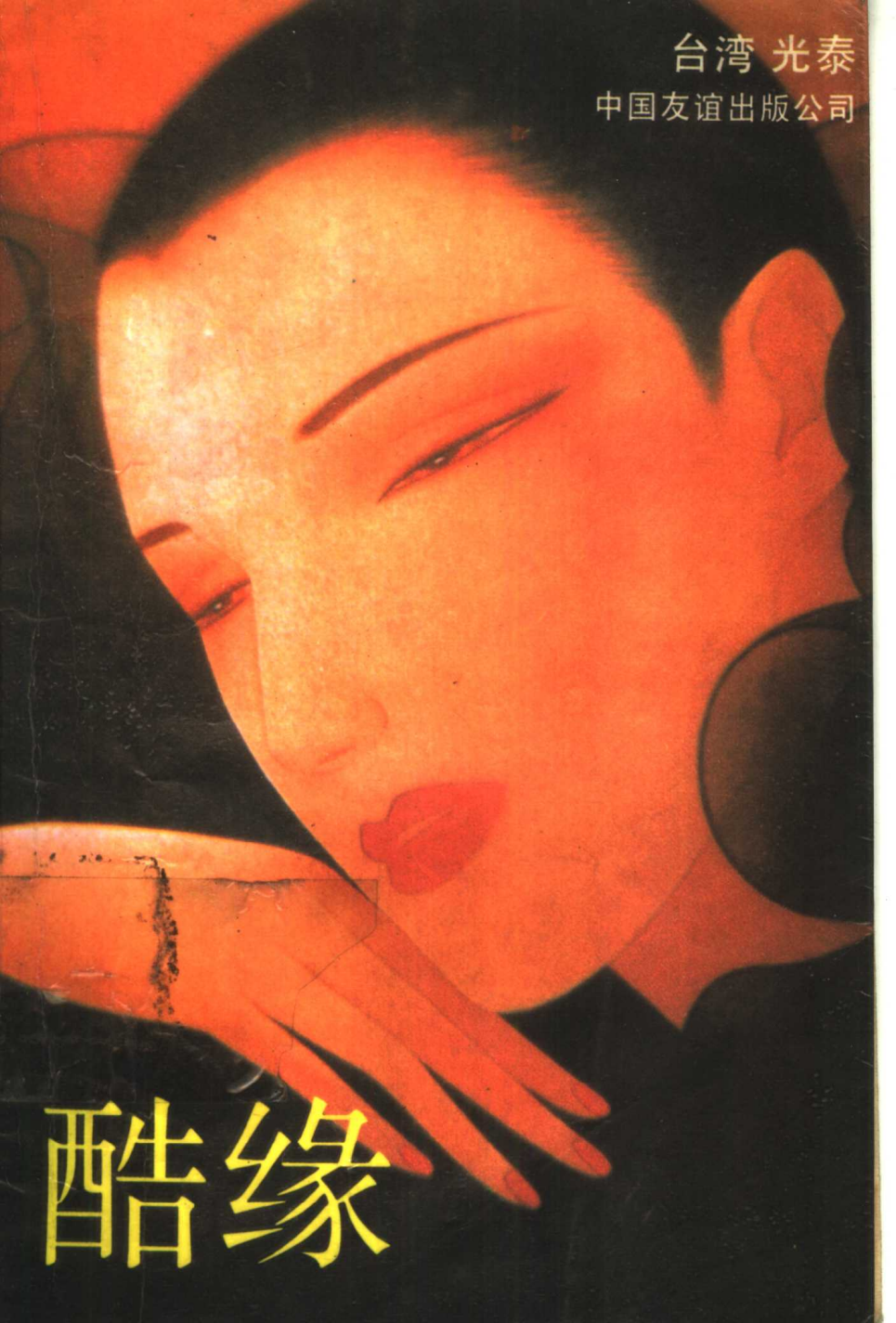


台湾 光泰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酷缘

酷缘

台湾 光泰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八九·北京



折



0000061926

338867

酷 缘

台湾 光泰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三二〇九工厂印刷

787×1092 1/32 7 156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5057-0176-2/I·102 定价:3.00元

自序

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争——民主与极权、正义与邪恶、黑暗与光明、暴力与法治……

战争点燃的地点，不限于前方，乡村有，城市更多。

1984年5月，我写过一部探讨犯罪的小说“裸鱼”，在当时我提出了一个看法，那就是今后谋杀的原因，不再局限于情、仇、财，有时是一次情绪的激动，有时是杀人者的反社会倾向，也就是说机会性及偶发性的犯罪，将有增加的趋势，这种毫无头绪的谋杀案，当然增加了办案的困扰。

1985年底，暴力犯罪扑向我，一个小说写作者，这件事给了我有生以来最大的震撼与挑战。

然而当时我有个感觉，只要正义不与邪恶妥协，它绝对有破案的一天。

果然，1986年8月12日，台北县警察局刑警队，由队长吕宝辉率领的一批菁英，冒着溽暑，锲而不舍的侦破了一起强盗杀人集团，这个集团曾经绑架过四个市民，我就是其中之一。

警察为了办案，难免与黑社会来往，然而值得警惕的是，警察是经过考试与严格的养成教育，歹徒完全是流氓，他们不讲道义，随时会出卖任何人包括为了灭口枪杀同伙，当然他们更不可能不出卖与他们自始站在敌对立场的警察。

如果警察是白的，那么无疑的，犯罪的歹徒就是黑的，黑

与白是不能混淆的。

如果说黑白不分，那么我敢说，这个社会的治安绝对瓦解。

小说，是个预言，它具有警世的意义。

“酷缘”有这样的结局，完全是身为小说写作者的一种忧心，就象我写“裸鱼”一样。

事实证明，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正义，也更多的是令人尊敬而可爱的警察，否则我的冤情将永远石沉大海。

再一次，我感谢所有辛勤工作的警察，当然我更希望，象“酷缘”这样的故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

“酷缘”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有激烈的枪战情节，这是我写作十五年来，十分偏爱的作品，相信你也会象我一样的喜欢它。

会是他吗？

整个残酷的犯罪事件，会跟那个陌生的男孩有关吗？

陌生？你怎么能说陌生呢？他跟你都有肌肤之亲了啊！

抚着受伤的腕口，雅庭惊魂甫定的脑海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

“颜小姐！”

在分局做了询问笔录，刑警问着她，也打断了她万千思绪

“要不要看一下还有什么补充的？”

雅庭摇摇头，于是用拇指染上朱红的印泥，将那两份各六张的笔录，一一按捺了她的指纹。

从分局出来已是廿八号上午五时。

天空泛着灰雾，气候又冷又湿。

不过二十七个小时，雅庭已经经历了她生命中从未遇见过的恐惧、惊悸与死亡。

在华茜搀扶下，雅庭泪痕未干的坐上车——

“有没有告诉刑警，我们五天前的事？”

“没有。”

雅庭掏出了手绢，她心痛的不是她肉体的创伤，而是她闻讯心脏病猝死的爸爸——

“我只是告诉警方我受害的经过，并没有提供我怀疑的线索……。”

“会不会与他有关？”雅庭知道，华茜谈的是凌大德。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二

1985年2月22日

台北

世界上的事，为什么充满了那么多矛盾和讽刺呢？

明明是一个位在大厦顶楼的西餐厅，只是因为夜总会执照，擅自开放供客人跳舞，就成了一般人口里的“地下舞

厅”了。

颜雅庭站在百福大厦的门口，正是丁华茜在电话里对她说的——

“那家地下舞厅在林森北路唯王面包店对面，我们就在那栋大楼门口碰头好了。”

就这样，在华灯初上的此刻，颜雅庭一袭轻便的白色连身裙，外罩一件米色垫肩大衣，到了约定的地方等着华茜——

“我们不要一天到晚上什么韵律操，到国父纪念馆观赏艺术季，男人可以上酒廊，为什么我们不能到舞厅瞧瞧？”

下午华茜在电话里这么对雅庭说。

“舞厅？什么舞厅？”

“地下舞厅啊！就是那种男人要收费，我们女人不要收费的舞厅。”

“好啊！在那里？”

“我也是听人家说的，有个人陪，壮壮胆也好。”

跳舞，其实不是什么坏事，可是这会儿雅庭好象是犯了什么罪似的，躲在大楼旁的一个公共电话边。

“小姐，你在等人？”

突然一个大男孩亮着白牙走近她。

男孩有对笑盈盈的眼睛，头发剪得很短，一身浅蓝的棉质夹克，白色的牛仔裤、力士鞋，模样象极了“回到未来”的Machael Fox(福克斯·麦克黑尔)

等人是最尴尬的事，既然有个人来搭讪，雅庭索性回应着他——

“嗯。你呢？”

“我也是。”男孩从怀里拿支烟——“我还在当兵，我朋友从石牌赶来。”

“你是来跳舞的？”

“你呢？”

“楼上有象我这样老的女人吗？”

其实雅庭并不老，只是比起前面这几个二十出头的大男孩来说，三十二岁是老了一点。

“你要我说实话？”

“当然。”

“没有。”男孩坦白的望着她——“这儿不属于你，你是应该到统一或华国的。”

就在这个时候，雅庭的身旁传来了华茜的声音——

“抱歉！Jeniffer，车子挤，来晚了，我们上去吧！”

天啊！华茜今晚竟然梳了个黑人髻髻头，头发还用发油淋过，前边修成齐眉的浏海，完全仿效好莱坞明星歌蒂韩的样子

“华茜！你骗我车子挤，你是到美容院作怪了对不对？”

“哎呀！少糗我！难得出来，总要有些搞头吧？”

“你不怕俊云知道？”随着一大群打扮成新潮朋克模样的年轻男女挤在电梯门口，雅庭这么问华茜。

“他要是问起你，可别说跟我在一起啊！你可要给我争点气，否则他可把我给看扁了。”

• 俊云和华茜结婚六年了，一直吵吵闹闹的象个孩子。

四年前俊云有过一次外遇，如今虽事过境迁，华茜却以为如果她这一辈子不发展一段婚姻外的爱情，心里就难得平衡似的。

“俊云呢？”

“他说他加班，鬼知道！”

原来是为了这个，才拖她到地下舞厅的。

大楼一共十层，电梯自然来得好慢，华茜随口问着雅庭

“刚刚那个男孩是谁？长得蛮漂亮的。”

“我也不认识，他说我们应该上华国或统一。”

好不容易电梯门开了，随着大伙一进去，才发觉站在她身旁又是那个漾着笑意的男孩——

“嗨！”

雅庭牵动了一下唇角，勉强的笑了笑，旋即把视线移转向别处。

“他好象也没有带伴。”

华茜在雅庭耳边小声地说：

“干脆要他带我们进去免得我们东西南北搞不清楚。”

雅庭听了点点头。

等到电梯上方的指示灯亮到十，年轻人走得差不多时，雅庭叫住了那个大男孩——

“我们第一次来，你带我们进去好吗？”

男孩突然红着脸。

“你还有女朋友？”

男孩摇摇头——

“我们没有带那么多钱。”

“我们女生不是不要收费的吗？”雅庭把华茜在电话里告诉她的话，说给那个男孩听。

“谁说你们不要收费？男生三百，女生两百。”

雅庭听了白了华茜一眼——

“小土蛋！”

雅庭于是从大衣的钱包里掏出了一张千元大钞给那个男孩——

“我请你们好了。”

“这……”男孩尴尬了一下，最后还是收下了它。

只见男孩把钱递给餐厅门口一个服务生，就换来四张淡红色的票子——

“这是换饮料的。”

一进餐厅，雅庭真的吓了一跳。

两百坪的场地挤满了人。

变幻快速的眩丽灯光和震耳欲聋的音响，象暴风雨般向她袭来。

餐厅里烟雾弥漫，人潮摩肩擦踵。

好不容易他们才挤到离舞池好远的一张台子——

“我去给你们点喝的，你们要喝什么？”

“啤酒。”华茜兴奋的亮着眼睛。

“我看你是豁开了。”雅庭一边脱大衣一边小声的说。

“当然！”

不多久，两个男孩端来三瓶啤酒和四个空杯子——

“我叫凌大德，他是我好朋友小熊。”

“我姓颜。”

“我姓丁。”

在这种喧闹的场合，四个人不过是萍水相逢，而且华茜和雅庭只是利用这两个年轻得可以做她们小弟的男孩进来而已，所以并不想告诉他们她俩的名字。

此时餐厅播放了一首节拍很清楚的热门曲子——Holding out for a hero(大意是献给英雄)，惹得华茜脚痒的大叫着

“走！我们下去！”

于是凌大德领着雅庭，华茜跟着小熊跳进了舞池。

“我好喜欢这首歌。”

在舞池里，雅庭对大德这么说。

“歌词里说的是什么？”大德问雅庭。

“她说出了现代人的梦想，你不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期待一个英雄吗？”

于是雅庭闭上眼，再次陶醉在这首歌强烈的节奏里——

谁是这世上的义人？

天使天兵又在那里？

当恶魔的势力

逐渐升高，

谁又是我心中的

守护神？

昨夜我做了个梦，

梦见我期待已久的

英雄，

他带着我，

冲破了黑暗，

迎接了黎明。

.....

“那是你们女孩的梦想，”大德对雅庭说：“我们男孩子不期待英雄却梦想成为英雄。”

音乐天生就有欢乐的感染性。

再加上能跳舞的音乐，更能带动人们愉快和欢悦。

雅庭和大德随着舞曲一支支的跳着。

她已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一股欢乐与年轻的气氛。

大德的舞步有时候象飘浮在月球的太空人。

有时又象个绳栓的木偶。

每一个动作都引起雅庭的欣赏。

而最开心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德拉了她与其他的年轻人围成个圈圈。

圈圈外的人为圈圈里表演舞步的人，报以最热情的掌声与叫喊。

眼看一个个都轮流跳过了，雅庭想要逃，却硬被大德推到圈圈里。

硬着头皮，雅庭只有表演了一手，没想到周围热烈的掌声给了她莫大的信心与虚荣——

“天啊！我简直年轻了十五岁！”

带着满身的汗粒，回到座位，雅庭就对华茜这么说。

“我们回去吧！”

“为什么？”

雅庭张大眼睛——

“我们才刚来啊！而且要来玩的也是你，为什么要那么快回去呢？”

“都是小鬼头，我看没有什么好豁的，我们走吧！”华茜拿着身后的皮包。

“跳跳舞运动也好，干嘛一定要找男人？”

“那你留在这儿好了，我先走了。”

“华茜——”雅庭嘟着嘴。

“好吧！最多再坐半个钟头。”

此时餐厅的灯光完全暗下来，音乐流泻出的是一首慢四步的曲子——One more night。

当然大德抓住这个机会连忙起身，邀请雅庭共舞——

“为什么要请我，你不是放弃很多吊马子的机会吗？”

在舞池里雅庭半开玩笑的对大德说。

虽然是支 Blues，大德并不敢紧握雅庭入怀，他还是很有分寸的轻握着雅庭的手与她适度的保持着距离——

“我在把握最后的机会。”

“哦？”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的同伴好象在催你离开。”

“嗯。”雅庭微笑着，她淡淡的发香配合着歌曲慵懒的旋律，很容易带给一个大男孩无限的遐思，何况她的手掌是那样的纤柔，她的呼吸均匀、吐气如兰，长长的眼睫在黑夜里就象两把黑檀香扇般的诱人。

“是不是象我这样年纪的男孩，对你们就完全失去了吸引力了呢？”

雅庭惊讶他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她不禁抬起头望着他。

“——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呢？”

大德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出熊熊的火焰——

“那些学识、金钱、地位都是假的，我可以给你最真实的东西——”

大德再也忍不住地将雅庭搂到他热情强壮的怀里——

“只有年轻与快乐才是真的……。”

雅庭知道大德的意思，她的心儿蹦跳、脸儿发烫——

天啊！他们相差了快十岁啊！

但是正如他说的，她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呢？——一个让他表现他优点的机会呢？

虽然雅庭明白，他的优点是属于原始的、赤裸的，只有他们两个独处才能发现的，但是那也是一个男人吸引女人的一项重要因素啊！

也许是音乐浪漫的旋律。

也许是喝了点酒的缘故。

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拥抱她的是他强健而真实的身体，雅庭竟然没有拒绝他，她只是颤抖的在他耳边轻声地说：

“我愿意给你机会——”

大德低下头，他用润湿的唇磨擦着雅庭的发鬓——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绝对不会……。”

三

肌肤，是全世界触感最美妙的东西。

它平滑如金。

柔软如棉。

暖如热泉。

尤其象颜雅庭这样的肌肤。

她三十二岁，正是一个女人最成熟妩媚的年龄。

更何况雅庭生活优越、保养得法。

浸过热水的肌肤，散发出凝脂般的幽香。

凌大德躺在雅庭的床上，他心跳加速、血管膨胀，静待着他梦寐中的佳人。

身处在这样一个卧室，凌大德仿佛如跌入一个陌生的世界——

他的世界全是男人——当兵的大毛头，抽烟、嚼槟榔、满口粗话和满间寝室散发不掉的汗味。

这儿不是。

雅庭的卧室灯光柔暗。

床褥软和。

湖水绿的窗幔低垂。

满室飘逸着淡淡的茉莉芳香。

床头的音响流泻出是轻柔的音乐。

他简直怀疑这一切是不是真实的，直到雅庭出现在他的眼帘。

雅庭此时已经卸了妆，清净的脸蛋写满了一个女性的柔情。

她的头发蓬松而柔软。

白嫩的肌肤外包裹的是一条深蓝的浴巾。

终于她掀开了床被，钻进了他的身旁。

大德的心跳嘎然停止。

他的双眸宛如酒醉般的晕然。

雅庭温烫的肌肤紧贴着他的左腿。

他再也按捺不住几近爆炸的热情——

转过身紧紧的抱住她，宛如抱住他生命中最美好而珍贵的东西——

他的手脚不停地磨擦她光滑细嫩的肌肤。

吻，象雨点般疯狂地落在雅庭的额尖、眉角、双颊和粉颈。

雅庭微仰着头，承袭着他所有的轻吻与爱抚……

大德喘息地拉开裹在雅庭身上的那条浴巾。

一个诱人的胴体纤毫毕露的展现在他那深的双瞳。

青春的胴体，不论男女，都是件最美的东西。

是谁说的？性和死亡总是会连结在一起。

当一个人最快乐或最痛苦的时候，他都会想到死亡。

就象此刻的大德和雅庭一样。

他们是这样的陌生，甚至连名字都不熟悉。

此刻，维系他们的只是最原始，最单纯、最自然的关系。

男人与女人的关系。

每一个男人或女人，在高潮来临的那一刹那，都有不同的奇想。这个奇想，总是与他第一次经验有莫大的关系。

雅庭第一次体验这生命的过程，是与邓在一个酷热的夏天——

他们慌张、生涩与羞怯。

那时南部街道的两旁都是火红的凤凰木。

这以后即使在冬天，每次她达到高潮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总是闷热、艳阳和火红的凤凰木。

大德继续给予她热情熄尽后的余温。

这是男人很不容易的表现。

雅庭怀着满足而感激的神采望着大德——

“习惯两个人睡吗？如果不习惯，我现在马上走。”

大德的双眸为黑夜中闪着亮光，现在是又冷又湿的清晨四点，雅庭怎么忍心让他走呢？

“只要你不打扰我就好。”

雅庭钻进了毛毯里。

“我看是很难。”

大德存心开玩笑。

“你明天不回部队？”

雅庭背着大德这么问。

“要回去，不过是晚上九点收假。”

深吸口烟，大德问雅庭：

“你要睡了？”

“嗯。”

“我一点都不了解你呢!”

“你问啊!”

“你的名字?”

“颜雅庭，雅致的雅，家庭的庭。”

“未婚?”

“当然。”

雅庭回过头——

“不然你不怕被人逮着?”

“这可不一定，说不定你老公在国外。”

“我可没这么不道德。”

“你是做什么的？好象都不要上班嘛！”

“我的工作很特殊也很自由。”

“特种营业?”

“去你的!”

雅庭捶他一拳——

“我的工作是译稿，每个月出版社会给我一两本新书，通常一部十五万字外国作家的作品，我两个月就翻完了，其余的时间我就逛街、购物、喝茶。”

“看样子，出版社给你的稿酬很优越。”

大德环视了一下室内的摆设——名牌冷气、长毛地毯、水晶饰物以及一衣橱漂亮的衣服，不算奢华，但也够得上精致。

“怎么？你是国税局啊！”

“我那里敢？我只是羡慕你，我现在一个月才赚一千八百块钱。”

“服兵役是男孩应尽的义务，有钱赚该偷笑了。”

“我现在穷得连请女朋友喝杯咖啡的钱都没有。”

“所以你就找象我这样的老女人？”